杨一鸣

（一）

“怎么又在看漫画？都高中生了。”

沉浸于书中世界的我被突然打断，呆呆地抬起头，发现是社长莫。他俯下身来，笑盈盈地看着我。

“漫画……漫画也是文学的一种啊，只是文字的载体不同而已……”

“那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”莫似乎嘲讽地笑。

十点……又一次忘记了社团结束的时间。别的同学早该到家了，而我……也罢，反正我从来就不喜欢那个所谓的“家”。

“去看星星吧”莫开口，我立即答应了。

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躺在草坪上仰望星空了，但身边多了一个人的感觉确实不一样。

“星星，能认出一些吗?”

“唔……这边的这个是北斗七星，所以那边的那个是北极星……像我这样的门外汉，认个北极星也就极限了。”

“所以，想让我介绍些别的吗。”她手指竖向天空，“沿着北斗七星勺口平面，对着勺柄的反方向出发，延伸到银河附近的位置，那是御夫座α，它和周围几颗星组成的五边形，是御夫座的主体部分。而在五边形下的两颗亮星，则是双子座的两个头部，双子座α和双子座β……”

看着身边侃侃而谈的莫，我又想起初遇她时的场景。那时的我孤单自闭，被班上的小团体们排斥在外，而转学来的她，好像天使降临在我身边，那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温暖……一年后，我加入了她申请创办的古典文学部，与那里的其他社员也成为了朋友，某种意义上算是我第一个归属了吧……

“星星们都是孤单的……大到宇宙，小到原子，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，都不过时空无一物的真空就是在这真空的汪洋里，大家在波浪起伏之间，渐渐汇聚到一起……”

今夜的风儿甚是喧嚣，不知多久以前的伤疤突然裂开，我禁不住“嘶”了一声。

她停下来，扭头看向我，又叹了一口气，重又望向星空。

无言。凉风呼呼作响。

“你可真是个好人啊，愿意陪我到现在……那年也是。不过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，家人都要担心了吧。”我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

莫沉默了一会，像是有什么心事。

“惠，你说，假设世界是在5分钟前形成的，早于5分钟前的记忆都是假的，世界诞生的瞬间，我们就被灌输了世界早就存在的记忆。那么，在这个世界形成前，可能还有着其它世界。或许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，做着完全不同的事情。然而记忆被改写，形成了现在的世界。假设我们记忆都是假的，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吗？”她反问我，语气是从未有过的认真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莫对这些哲学问题产生了兴趣。

唔……如果真是这样也好，至少没有了那个令人生厌的酗酒养父……

“这可真是个奇怪的问题呢。”我的头歪向莫，咦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原本在我左边的莫到了右边，她已经站起身来，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呐，再见。”

（二）

身边没有朋友，因为认识的人就寥寥无几，内向的性格使我根本没法在人群前说话，便把大多时间用在了书中，看过大千世界的种种奇迹，自然也心生向往。然而自从有记忆时起，我便一直呆在这个小镇，与养父生活在一起，更早的记忆朦胧到什么也没有。连这个小镇上稍微偏僻的荒野都没去过，更别提离开小镇了。

或许我这辈子都会被困在这里了吧。有时我苦笑着这么想。

（三）

我好想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莫带着我奔跑在一个巨大的工厂中，她说要带我逃离，然而咚咚的脚步声似乎没有引起周围任何一个人分心，他们有序地做着自己的事，好像我们是不存在的幽灵。

紧接着，我们失足落入名为永恒的深渊，无边的黑暗将我们吞噬。

（四）

“今天的讨论：假设一位男子经过沼泽被雷劈死了，但那时候，还有另一道雷落在了沼泽里，然后从沼泽中出来了一个和死去的男子外表、知识、性格等等都完全相同的生物。从沼泽里出来的男子以为自己就是死去的男子，只是不知道自己被雷劈中过。他和死去的男子采取一样的行动吗，而且谁也没发现那个男子已经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会觉得男子已经死了吗？”

大家已经习惯了莫想法的与众不同，这次谁也没多说什么。毕竟交流讨论也是古典文学社日常的一项，很快就开始了。

“我想先听听你的想法，惠。”莫神秘地笑。

我以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：“从事实层面上来说，男子确实已经死了。”

“那这个沼泽人又和死去的男子有什么不同呢……或者说，男人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呢？”

大概是思维的方式，是周围人对他的看法，是自己的生活习惯，可不管从哪个层面看，男子都是原来男子，像一艘被瞬间翻新的“忒修斯之船”。

男子依旧是男子，我们依旧是我们。

（五）

放课后茶会，也是只属于古典文学社的一个特色，常常和最亲密的人一同喝茶谈笑，心头积聚的阴云就会被一扫而空。这次有些特殊，因为优和莓有事便早早离开，只留我和莫。

我自然要找些话题，便玩笑般地说起那天的梦。

莫却听得异常认真，她眉头紧锁，嘴角不自然地抿在一起。

“实际上……那些梦，是真实发生过的……都怪我当时太心急，事情败露了”她仔细端详着手上的茶杯，“其实，我们都是被创造出来的，本不存在的‘人’，连铜这个世界，都是虚假的。”

落日的余晖打进来，视野里的一切都笼罩上一层不真实的金纱，耳边传来的楼下轻音部的演奏声，却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

“没错。我们之于创造者，就好像书中人物之于你。自被创造的那一刻起，就有了既定的命运，我原想带你一起逃离，却双双被重启。”

“证据，证据在哪里？”

“你以为自己被冷落只是性格的错？因为物以类聚，因为你是第一个被创造出的产生自主意识的……虚拟人物，只是没被发现罢了……而我，我是错误的产物，所以并不拘泥于这个世界的规则……我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，但依然会受到创造者的约束。我想带着与自己相似的你逃离，却忘了我们离开这里什么也不是。”我仍处于震惊的痴呆中,没有答应“换句话说，我们被永远困在这里了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只要不引起这个世界的巨大变化，创造者就不会将我们重启。”

所有作家在动笔时，一个个角色就有了既定的命运，那我们也一样吗，挣扎着走向一个既定的结局。

（六）

“所以说，我所有的回忆……都是不真实的？”

“大概只有创造者知道吧”莫苦笑地说。

“那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吗？我是说，这段产生于虚假记忆的友情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记忆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。久了之后就会变得模糊，也可能从一开始就误解了。但是，感情就是从这记忆中产生的。就算会错意了，弄错了，现在的结果也是你我都在这里，只要相信这一点就可以了。”

（七）后记  
 多少年前，我曾费尽心思想逃离自己的现实，想摆脱命运的束缚。然而细想，其实我并不了解命运，不知那是取决于努力程度的必然，还是殊途同归的悲剧。不过，既然结局于我是未知的，那么勇敢的尝试努力也并没有什么不好。

我最终放弃了抵抗现实本身，转而顺从。放弃过于飘渺的目标，部分遗忘，敛住锋芒，

一样可以生活得幸福。